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昃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目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名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

淺草文庫

肉飲麋酒醉或殺入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獸多野猪野牛驢之類出行以牛馱物遇雨將生牛革以禦之所居以樺皮爲屋地多良馬常至中國貿易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馬分其勞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戇朴勇鷲不能別死生自歲

州東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唃突刺來三年遣使只骨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真州曰少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勞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

惟物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
左船棧木自前袖納令後給與主駕人力淳化二年
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
百直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
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
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
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
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
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爲堅冰不可上拒
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旣不能攻

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
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劔自副弓矢在後
弓力不過七半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
五十步不射其入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
旗百長執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
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
旗其下視所向無尊卑皆取馬粟與肉食上
下無異品有大事時野環一晝夜而議自早者始議
畢不聞人聲軍略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
聽焉合者則爲將任其事師還大會問有功者

賞之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
七年遼五國滄毒部節度使拔乙門叛將致討
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主召
見無賜加等以爲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紀綱
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
甲冑往粥者必厚買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
械兵勢稍振前後屢附石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
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
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木流水有疾而卒子勃
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勃里鉢疾篤呼弟盈哥

曰烏雅東柔善若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
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破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
勃里鉢乃曰敗爲功變弱爲彊遂破桓被散達烏春
窩謀罕某業始失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
勃極烈勃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東其長阿骨打其
次也頗刺叔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東嗣宋
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
在千里凶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
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
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任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况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列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為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

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遼主終不許使者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遣使備克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人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遣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

平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
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閣母等為將紹聖
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
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
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
救之免胄戰或自傷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
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
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
東門出阿骨打擊盡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
鹿于慶州略不介意通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

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
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後役壯
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
凡步騎之杖糗皆為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
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
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
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
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
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
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孛嗣先為東北路

都統發契丹兵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一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炮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

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役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土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人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也遼主遣使持書往金議和書斥阿骨打名使爲屬國阿骨打復書云若歸叛

人阿 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
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
遼遣都統幹里朶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
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
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
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
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
不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
十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
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

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
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
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
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
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
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
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
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
水及馬腹旣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
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

等以書至遼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急擊之遂追

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辮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

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甌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覬覦非常誘勃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覲以廣州勃海叛附于永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永昌曰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韓魯率諸軍攻永昌時遂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韓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逐北至

遼陽城下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韓魯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遼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遺韓魯古書議和韓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韓魯古

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微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微

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亾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宣和二年良嗣使金國見金主議取燕雲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良嗣與遼使蕭習泥烈從遼主方獵于湖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闔毋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

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三年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奉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嚙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撻曷里妹適邪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車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

里等而賜文妃死獨未忍加罪晉王余覲在軍中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等將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遐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傑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粘沒喝言于金王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勢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

宋英

外諸軍粘沒喝幹離不等副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
 中京大定府四年正月遼主獵于鴛鴦灤余覩引婁
 室奄至遼主憂甚蕭奉先曰余覩此來欲立甥晉王
 敖盧幹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
 會邪律撒人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召蕭得里
 底等議曰反者即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
 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殺之或勸敖盧幹亡
 敖盧幹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
 遼主素服三日邪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幹素有人
 望諸將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

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
 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
 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畧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
 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
 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清嶺
 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灤遼主在雲中以金兵
 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
 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
 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
 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

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行未去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兵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遂與諸大臣耶律康公弼等大石左企弓集蕃漢百官諸將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

奭持黃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 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賜黃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巴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女真克遼西京大同府西路州縣部族告降金取遼東

勝諸州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既與金約
 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
 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
 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
 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
 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
 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五月童貫

高陽關用知樞州和誥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
 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
 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摠東路童貫
 溝辛興宗摠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
 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
 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
 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
 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

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
 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
 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種師
 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
 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
 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
 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
 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
 說唯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
 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

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惑軍心
 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
 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
 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
 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
 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
 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
 蕭幹以蕭后命召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
 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
 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

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
之有并數其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鬻其子
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
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八月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之
南遂北奔金斜也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
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
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大漁樂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
幹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
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
律余觀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

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
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
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
嬪登阜觀戰余親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
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遜去遼兵遂潰
幹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
追至烏里質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遼將郭
藥師擁所部常勝軍八千人及涿易二州來降童貫
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千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
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

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
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
壁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
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
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
與藥師師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
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
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
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
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

慶營于盧溝南

蔡李刊

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
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
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
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
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
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食殆
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諷
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以藥師同知燕山
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木嬉於
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

宋史高宗本紀

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
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願
効死又令取天祥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而言曰
天祚臣故主也國破走出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
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
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
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
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
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
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

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
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
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
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僕李清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
復遣良嗣送之且求平營灤三州是時童貫再舉伐
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
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遠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
金主不許遣人送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山
自崩戊卒多壓死遂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遠
統兵者蓋高大等送款于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

入使銀木可曼室陳下城上金玉次于城南遣宰相
左企弓等奉表降請命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
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
兵送宋使趙良嗣還凡獻遼俘五年正月初遼平州
人張穀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
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諱里穀撫安亂者州民推穀領
州事耶律湏死穀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百練兵爲備金人入燕京訪穀情狀于遼故相摩公
弼公弼曰穀狂妄寡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

加穀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旣而粘沒喝又欲先
下平州擒張穀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
自往覘之遂見穀穀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
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略公弼
使還公弼遠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
爲南京加穀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遼興中
歸德府宣錦乾顯成川之衆悉來濕遷潤等州皆降于
金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
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四月金以
幹魯幹雖不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耶律大石

幹魯使幹離不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
青塚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
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在應州其子秦王許王及諸
妃女并從悉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為書招遼主
遼主自全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
邀擊于白水梁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
人獲遼主長子起王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
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
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
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

幹離不不許六年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女
真戰敗走陰山七年遼主畏中國不可復謀奔西夏
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
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瑁却之
乘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途攻絕糧木里進
麩與棗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
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
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
為西南面招討使摠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
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亾紹興三年金大殺

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
元年先是金與宋夾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
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
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
至燕求平灤二州謂金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乎
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
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
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
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
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

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
金主曰君王莫聽搶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
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
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
以金書通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
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
稱御筆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尊其平灤等州不在許
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
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
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

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
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
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
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
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
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
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
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
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
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書
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
賂契丹之地不與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
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
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
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謁拜焚香稱
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六月金驅遼
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
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
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
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

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金人所以急趨
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
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
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
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
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
守令召左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縊殺
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
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桓產為常勝軍所占悉
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穀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
平州形勝之地張穀揔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
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為吾肘腋患
矣安中深納之事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
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
所以不即討穀者以兵在關中而穀抗榆關故也今
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穀叢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
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人
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
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
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

自謂得計金人聞鼓叛遣閣母將三千騎來討鼓率
 兵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安以
 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
 幹離不督閣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
 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
 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
 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
 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鼓與金安
 中不得已縊鼓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千金於是
 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帥

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為上清寶
 錄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
 金人遂用此興師矣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
 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
 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
 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遁
 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人累疏叛人姓名索
 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
 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
 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



朔二州來歸六年金人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不與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戶口朝議勿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副都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

太原捷懶為六部路都統關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閩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一月如帝繞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與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

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軍可即去我自遣人至
宣撫司矣。橫還具言于貴書。曰金初立國邊疆寧有
幾許軍遠敢作如此事邪。曰彼既深恨朝廷結納
張毅又為契丹舊臣所激。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
賈不從。既而粘沒咄使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叛等事。詞語甚僭。賈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
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賈聞之氣撓不知所為
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
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

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
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
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賈怒叱之曰。賈受命宣撫非
守土也。必欲留賈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
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
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咄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
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
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
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
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

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
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日聞
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
飾朝議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
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借來貫至
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
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
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畧無人跡藥師下馬
富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
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
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于道
金使爲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豎皆不
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著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
制屢有言變及得其遣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
言藥師嗜視非常蜂鳥以趨向懷異逆節已萌凶
橫日甚始詔遣官究責而金兵已南不矣幹離不自
平州破檀兀三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
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
使呂頤浩以攻幹離不劫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
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

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悉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軍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歸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也末校皆可善後若留以備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誼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時梁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海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方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遂陷滑州帝聞金人渡河卽下詔親征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童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

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僮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變色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以

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櫬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廟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與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幹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駝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

以久留金遣使勒取金帛割地以和帝召羣臣議之
李邦昌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
彥計命員外郎鄭望之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
來囚與借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
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
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
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
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
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幹離不

盛兵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
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
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
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
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遠大
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
不敢措一言遂與使借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
教之也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
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

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
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
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
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
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
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
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
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
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策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出

彥不從二月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貧婪
無厭克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
地猶虎豹自投陷穿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
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
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
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
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
子弟各不相下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

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
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
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
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
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
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
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亾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
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
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造兵分道攻之亦

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
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幹離不召諸使者詰
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
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
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
因罷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河北河東宣諭
使宇文虛中聞汭京急馳歸收散卒得東南兵二萬
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汭河會姚平仲失利
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辦
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梈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條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

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濬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鬪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

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論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然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爲太學錄東力辭以歸更以肅王樞質于金康王構還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

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

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老趙克國而卒成金城之功自古以老將成功者多矣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聽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韓離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勤王兵火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束等軍皆爲所敗平陽府

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進屯澤州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今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堡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摠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令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

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
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
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
太上皇於南京太上皇至京師九月太原圍不解詔
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
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
留屯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
遣使趣師中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
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

約姚古俱進而輜重當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
陽之石亢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
次不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
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
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人乘勝進兵與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
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

師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
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種師中敗潰種師道以病
乞歸南仲請棄二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
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
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
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
疾乞致事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
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
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遣
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裝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
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各百萬僅二十萬庶事皆未
集綱乞轉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
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
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
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
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
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
言甚激切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
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
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赴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
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
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
威勝軍劉韜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
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
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
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詔降約束而承受專

達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
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夜襲金
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
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
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
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
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
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
遂代還八月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
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論懼不得歸乃

給館伴邢偉曰金有邪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以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覩使爲內應仲恭還見幹離不卽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於金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九月遣使如金求緩師粘

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陷孝純被執旣又釋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一家死者八人罷李綱知揚州置四道都摠管府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摠管府分摠四道兵時金師日逼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种師閔及金幹離不戰于井涇敗績金人遂入天威軍陷真定王雲使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

但索玉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
不粘沒喝亦使人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
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
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
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
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
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
臬論辯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
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臬退
後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民太原真定已失

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
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十一
月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
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
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
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
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
聲遂取戰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回
京師金活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河陽
守將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旣渡河

不復言二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
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
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間道去澥問何如
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
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

奏言和議必不可諧

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

使詔雲以資政殿學

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

衮冕王輅尊金主

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滑濬至磁州守臣宗
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
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

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
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
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
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
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
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
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
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
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
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孫傳因讀丘濬感
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
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
金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
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
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
平真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棗尤尊信之或謂傳
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止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
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

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
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揚
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
大率效京所爲有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
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
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
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
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
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
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鈴轄趙子清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王綰
麾衆殺昌抉其目而鬻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
謂百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
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升堅請割地以成和
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
王洎偕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洎洎脫去南仲遂走相
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
榜揭之人情始安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會
兵入援金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
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
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

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
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
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金幹離不自真定
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自河東
來會屯于青城遣使邀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
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
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入作五軍備緩急救
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
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
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日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
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
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
封尹何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
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
稷南道都摠管張焘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
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
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
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蹙詣襄陽以圖幸雍帝
不答時東道都摠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

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
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
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閏月金人屯青
城日縱兵攻掠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瑣禦之遙見
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
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百可用然亦什失五
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
請親王及何棗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
來近王乃正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
來趣親王謂盟詔遣馮濟曹鞫與宗室仲溫士諱如

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
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一民所留乃天意也
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舉以爲然密草
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
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
彥宗澤爲副元帥他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
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
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
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舉數趣郭京
出師京從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露

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出城樓上
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
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
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
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伸死於亂六四壁守禦使
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之陷帝聞城陷
慟哭曰不用神師道言以至於此然一入都亭驛執
金使劉晏殺之宣民數萬斧左掖門見天子帝御
樓諭遣之衛士長將宣率其衆一入都亭驛乘輿犯圍
而出左右悉竄獨孫傳梅執禮易服入都亭驛宣抗聲曰

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謂言所致孫傳訶
之宣以語侵侮好問譬曉之曰共屬一家族欲得重
國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文與武為必甲乘無缺而
後動距可輕邪宣誦服曰此言也其情麾其徒退
何桌欲親率都民共戰今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
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濟王相使其軍以請成
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
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
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
粘沒喝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

酒談笑終日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英
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
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
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
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傳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
稍振帝遣曹輔勳諭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
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江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
金人接諭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嘗饑渴
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
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

行三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
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反太學生
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疋
於是大括金銀足京師米價勸以賑民縱伐紫筠
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
東北割地以昇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
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土不可以與人復
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
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
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
為奸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
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
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
京破西道摠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摠管孫
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
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叅議官致虛將大
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
奪勝隊童行為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
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

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
關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
子監國復幸金勞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遣
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
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
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

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遍題窓壁以識
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
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
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摠管趙野等令合兵入援
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
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
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皆死無不一當有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

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
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
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遠廢帝及太上皇為庶人知樞
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塹南薰
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
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
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
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暹
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
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

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
檄開封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
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令衣袂相聯屬而
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
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
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
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
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
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

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升莫儔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讐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不

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亾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

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蓋以軍法結罪倘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搥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其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人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

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
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并莫儔
持狀諸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進邦昌
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
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
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勿拜王
侍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
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其妻孥
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
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

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
時雍吳并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
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
書省并權知樞密院事儔權知簽書院事呂好問權
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
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
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
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
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
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

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柩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升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夏四月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帝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至是幹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象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杵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覲汪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拜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

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大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上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又曰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

乘載諸王後善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
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
師慚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衛帝姬與粘沒喝次
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
輿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
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
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
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侯求醫於朝詔
二醫往畱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侯不求醫藥諄諄

問宮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侯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
恐非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
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
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
及矣金寇晉寧徐徽言拒却之初徽言陰結汾晉土
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
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
旣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圖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
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故
自德辰傅子御勲四世至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

為國藩衛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問
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
麟府豐三州降金而其宗族仍住中朝可求與徽言
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
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後可求仕金會
劉豫廢左監軍撒離曷密諭以代齊之意及撻辣右
歸疆之議恐可求失望遂酖殺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